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程廷璋

謄錄監生臣劉堦

用易詳解卷十三

宋　李杞　撰

繫辭上傳

此夫子所作易大傳是也按繫辭之為義亦不一矣凡文王周公所作卦爻之辭孔子彖象文言之辭與夫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之辭皆繫辭也夫繫辭云者有其義而繫之以辭之謂也文王重易為六十四卦其始不過有其畫而已其後繫之以卦辭爻辭是

為古易而孔子所作彖象文言大傳之屬則自別為篇目漢費直始取而分屬諸卦之後今乾卦是也至王弼作注又分爻象之辭各附本文今坤以下諸卦是也惟大傳之說無所係屬故獨以繫辭名之然則所謂繫辭者果止此兩篇而已乎近世晁氏說之始考而正之分彖象文言大傳之辭以類相從皆謂之繫辭而以卦爻之辭為古周易然後學者始識古經之正然王弼之易相傳既久未易遽革今從之若論

古文則當以晁氏為正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何從生耶曰生於天下之實理者也世之論易者曰有形生於無形故太極未分此理已具嗚呼是則然矣天下之理苟曰無形而已則亦何所附麗而見其所以然哉故論易之妙則出乎無形之先而論易

之書則得於有形之後蓋至虚者未有不託乎至實者以為之地也故天地未奠則乾坤安從生自天地一判而乾坤始定矣卑髙未陳則貴賤安從辨卑髙一陳而貴賤始位矣陽動隂靜各有其常而剛柔於是乎斷是動靜者剛柔之所因以託焉者也方以類而聚物以羣而分善惡相形而吉凶於是乎生是方與物者吉凶之所因以寓焉者也在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在地有山川動植之形相盪相摩而變化於是

乎見是形象者變化之所由以顯焉者也夫乾坤也貴賤也剛柔也吉凶也變化也太極未分之前易固有是理也然始天地未形法象未著則是理也不幾於隱晦而不明乎故自有天地而動靜卑高萬物形象之理靡不畢具而易之為書於是與理俱顯矣蓋無形者易之所謂虛用者也有形者易之所謂實體者也易之用雖妙於無形而易之體實託於有形然而求易而不求之於天地烏知其所出之原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專言變化之妙也自有天地而易理已具剛柔以此而相摩軋八卦以此而相推盪而變化於是為無窮矣雷霆以鼓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而寒暑相推是變化之成象者也乾交於坤而為震為坎為艮故成男坤交於乾而為巽為離為兊故成女是變化之成形者也相盪相摩其為變化亦妙矣而不出乎

成形成象之閒兹非易之所謂實理者乎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大始者物之資始者也成物者物之成形者也物之始妙於無形惟乾爲能知之物之成見於有形惟坤爲能作之知之者所以開其端而作之者所以成其

終是乾坤之妙用也雖然乾之知也夫豈有心於知而坤之作也亦豈强作之哉亦不過以易知以簡能而已何謂易何謂簡主一之謂易不離於一之謂簡易簡者理之自然而無所容私之謂也在卦謂之元在繫辭謂之易簡其實一也故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乾之所以資始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所以資生也而極其大哉至哉之功不出乎一元之妙而已庸非所謂易與簡乎雖然易簡者至一之理也而充

其極則可以至於無窮葢一者其體也而無窮者其用也故自乾之所謂易者而充之惟其易故人易知而有親愛之心有親愛之心則可以至於悠久而君子得之而日新之盛德著矣惟其簡故人易從而有明見之功有明見之功則可以極於廣大而君子得之而富有之大業成矣夫德與業君子應世之用也而必於易簡焉取之葢易簡者天下之至理也君子得天下之至理而成位乎天地之兩間故進德修業

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豈非
有無窮之用耶舜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文王彼岨矣
岐有夷之行盡是道矣

右此一章以天地之實體而明作易之原以易簡
之至理而明用易之妙學者當深味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
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有四學象數辭義是也聖人設卦觀象此象也繫辭焉而明吉凶此辭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此義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此數也夫聖人之作易也其所以設為卦爻者豈徒畫之而已哉將以觀其象也其繫以辭者豈徒取其文辭而已哉將以明吉凶也其

所以剛柔相推者豈徒取其錯綜而已哉將以生變化也故象以卦而明吉凶以辭而著變化以剛柔而顯是聖人作易之意也雖然聖人之所謂象者何也乾為龍坤為馬乾為馬坤為牛山澤之象水火之象雷風之象以至棟橈之象飛鳥之象皆象也而聖人之所觀者不在是焉蓋彼之所謂象者泥乎物者也聖人之所觀者觀乎理者也泥乎物則拘而不通觀乎理則周流萬變而不窮矣故觀乎吉凶則知其為

失得之象葢以其有失得是以知吉凶之所從生也觀乎悔吝則知其為憂虞之象葢以其有憂虞是以知悔吝之所由起也觀乎變化而知其為進退之象葢以其進退之无常是以知變化之所由著也觀乎剛柔而知其為晝夜之象葢以其晝夜之相代是以知剛柔之所由推也然則聖人之所貴乎觀象者豈特拘拘乎一事之間哉故六爻之動即三極之道三極者天地人之謂也極太極也太極未分函三為一

既分則天地人各一太極也以六爻論之初與二為地三與四為人五與六為天六爻之中變動不居而三極之道存焉是又象之互為者也是故君子之學易也必先觀其貴賤大小之序故能知其分而居之則安又當觀其所繫之辭故能窮其理而玩之則樂是以平居無事則觀象玩辭而深得其意動而有為則觀變玩占而不失其時動靜與天地相參而易與我為一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章明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皆不出乎象數

辭義如此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彖謂卦下之辭文王所作也爻謂六爻之辭周公所

作也彖言其象如坤利牝馬之貞大過棟橈小過飛鳥之類指全體而言之也爻言乎變如初之潛二之見四之躍五之飛之類主一爻而言之也失之則凶得之則吉是吉凶者失得之報也未至於大失而有小疵故悔且吝是悔吝者吉凶之小者也无咎者本有咎者也惟其能補過是以得无咎也故自吉凶而言之則為得失大矣至於悔吝則悔向乎吉而吝趍乎凶是得失之次者也若夫无咎則因失而後有得

者也此卦爻辭之變所以示人以避就之意也位有貴賤如二為臣五為君是也卦有大小如泰之大否之小是也辭有吉凶如征吉征凶有悔无悔无咎之類是也悔吝之來在乎有以憂之憂之如何辨之於纖介之微則可以免矣咎責之至在乎震而懼之懼之如何知所以自悔則可以无咎矣卦之有小大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大者之必陽而小者之必陰也辭之有險易如君子終日乾乾此易辭也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此險辭也蓋大者必易小者必險也夫辭各有所向知其意之所向則吉凶悔吝之變可以類推矣

此章專釋爻辭之通例欲人知所趨避之意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未有天地已有此易易者所以運用天地而為之範圍者也故易為天地作一大準則而天地囿乎其中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彌滿也綸經綸也天地之道

不過乎陰陽而易有以彌綸之則亦足以見易之大而天地為小矣易與天地凖則易在天地之外彌綸天地之道則天地囿於易之中然則易者其天地之所取則者耶故曰地法天天法道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聖人學易窮理之事易之大何所不有而聖人得

之以為窮理之學故仰觀於天而日月星辰之運行有自然之文俯察於地而山岳江河之流止有自然之理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其始而知其所以終反其終而知其所以始始終相循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究矣精氣聚而為物遊魂散而為變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得而識矣夫幽明也死生也鬼神也皆陰陽之變也天地之道不過乎陰陽而易與天地準亦不過彌綸此而已聖人學易以窮理而是三者

皆能知其所以然然則易之大果何往而不有哉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盡性之學也夫天地之道不過陰陽而已陽
為仁陰為智聖人所以與天地相似不相違者仁智
之兩盡焉者也周乎萬物為智道濟天下為仁智而
不仁則過乎陰仁而不智則過乎陽仁且智是以無
一偏之過而與天地相似也旁行者智之達權者也

不流者仁之守正者也樂天理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智為益深隨所寓而安純厚愛物而其仁為益廣聖人之與天地夫豈有二道哉亦曰仁智焉而已矣雖然愛固不足以盡仁也而以仁為愛何也仁為愛之體愛為仁之用仁可以兼愛而愛不足以盡仁益亦自其濟物者而言之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以模範而圍之也範圍天地即易與天地準是矣易能為天地作準則聖人亦能為天地作範圍聖人蓋與易為一者也天地之化陰陽迭運不能無一偏之失聖人體易以為之範圍而使之不過乎中此豈可以限量求之哉夫如是則以之曲成萬物而無一物之遺以之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理在聖人特餘事爾夫神與易所以運用天地之妙焉者也故在神則周流六虛而無方所之可

拘在易則包羅三極而無形體之可見易即神也神即易也易者神之所寓神者易之所化也聖人之學既極乎範圍之妙則雖神之無方易之無體皆與我為一矣茲非至命之學疇克爾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自有天地即有陰陽陰陽者

萬物之所資以生故强名之曰道其實則天命之本然者也自道而降則繼之以善善即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是也自善而充之則成之者性性本善也而性之所以成者善有以為之繼也故自道而繼之以善馴致之理也自善而成之以性復性之學也馴致之理自天而之人者也復性之學自人而之天者也然則所謂道者其性之本然而所謂性者其道之自然者乎天下之人惟其不能充其可繼之善以成其

性而各執其所得故仁者遂謂道之止於仁知者遂謂道之止于知而不知仁與知皆各得陰陽之一偏者也一陰一陽然後謂之道偏陽偏陰非惟不足以為道亦未足以為善也若夫百姓所賦非無陰陽也而方且日由陰陽之内而不自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夫所謂君子之道者則繼之以善而成其性之謂也天下之人仁智異見而衆人迷而不知苟能充其善以復其本有之性是豈可多得者哉子思子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夫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即易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子思所謂脩道之教即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即易所謂成之者性也夫子思之言自道而至於教有脩為之序易繫之言自善而復於性有反本之理性命之論於斯盡之矣

此章言易之大有以彌綸天地之道聖人得之以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衆人得之而為仁知之異

見俱不外乎陰陽云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者可見而其所以生之者不可見其生者可見是顯諸仁也其生之者不可見是藏諸用也夫天地豈有心於為仁哉天地惟无心故

視萬物如芻狗而無所憂聖人不免於有心故以天下為心而不能無憂天地聖人蓋理一而分殊者也天地無德業之可求聖人之所謂盛德大業即天地之顯仁藏用者也故業而謂之富有則充塞天地而不為大是顯諸仁也德而謂之日新則綿亘古今而不為久是藏諸用也天地顯仁藏用而無顯之藏之之心聖人盛德大業而有富有日新之迹是天地與聖人同其德而不與聖人同其憂則聖人之所以有

憂患者其亦應世之際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顯也藏也非特天地聖人為然而大易之妙亦莫不然也故生生之謂易言其生生相續而無有終窮之謂也易有生生不窮之緼故在乾則知大始而有以成其象在坤則作成物而有以效其法乾坤成列而象法昭著亦可謂顯矣然而極其數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其變以至於无窮則謂之事行乎陰陽而極于不可測則謂之神自曰占曰事曰神觀之則又隱矣既隱

而復顯然則易之為書豈不有以兼天地聖人之妙用也哉

此章言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大易致用而无迹皆顯仁藏用之意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

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道至廣至大无所不有自其遠者言之則不可止禦自其近者言之則既靜而且正自其圜於兩間者言之則小大備具盈其道之廣大是以隨其所寓无往而不足也然易之道雖極於廣大而廣大之用莫極於乾坤今以二卦論之其所以為廣且大者是

豈可以限量求之哉故乾之為乾其靜也專而一其動也直而遂而至大之德於是乎生坤之為坤其靜也翕而受其動也闢而散而至廣之德於是乎顯葢靜者其體也動者其用也體用兩全此至廣至大之所從出也然而乾謂之大坤謂之廣大則不可指名而廣則猶有所至此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所以為廣大之辨也夫乾坤之道无往而不有是以无往而不合故言其廣大即天地之所以為廣大也言其變通

即四時之所以為變通也言其陰陽則配乎日月之往來言其易簡則配乎中庸之至德旡一不備故旡一不配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區區強求其合哉夫易之道可謂至焉者矣聖人之於易將以崇其德而廣其業者也然易道廣大悉備將何從而取之茍一一求合則不勝其勞惟法其大者而已矣法其大則其小者斯從之矣故廣大配天地是易之大焉者也而聖人則崇其知以效乎天卑其禮以法乎地葢知

之用極乎高明而高明者天之道也禮之用極乎卑
順而卑順者地之體也知崇則德崇禮卑則業廣是
聖人之廣大即天地之廣大也聖人既能法天地之
廣大則變通也陰陽也易簡也雖不區區然以求合
而豈不在其中乎葢知與禮成性之善者也一性之
成道義之所從出誠能以知效天以禮法地而存其
一性之自然則道義之用散於變通陰陽易簡者无
一而不存矣故天地設位而乾坤定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其義一也

此章言易之道无一不備聖人之於易惟從其大者而法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賾深遠也天下深遠之事宜不可得而測矣而聖人擬之以形容之可求象之以物宜之可見故能有以見天下之賾所謂形容者如乾為圜坤為大輿之類是也所謂物宜者如乾馬坤牛之類是也此易所以謂之象也會通言綱要也天下變動之理宜不可得而一矣而聖人觀其會通之至要以行其典禮繫之以辭以斷其吉凶故能有以見天下之動所謂會者即庖丁解牛之所謂族而所謂通即庖丁之所謂節

是也此易所以謂之爻也夫天下之至賾最隱而難知者也而有象焉則雖隱而不可惡天下之至動最變而无窮者也而有爻焉則雖變而不可亂君子觀象以玩其辭觀變以玩其占其可以易心臨之哉是必擬之而後言而言无輕發議之而後動而動无妄舉言動之間擬議詳審以為卦爻之求則人事與天理相參而變化在其中矣

此下七爻皆擬議而得之者也餘卦皆可以類推

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中孚九二之義也鶴鳴於幽陰之地非求有聞者也而聲之必聞以其自然之誠發越于外也鶴鳴于

此而子和於彼同然者應類然者合豈相期而然哉君子脩諸己无求于人而好爵之靡不期而自至益有以致之也夫言无隱而不彰行无微而不著言行之在人宜若甚微而善惡之判遽有從違之異發於此而彼應發於近而遠應如戶樞之運弩機之釋動則從之是豈可以其隱而不謹之乎故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古之人益有退脩於宮庭屋漏之中而人自化服於四方萬里之遠者誠之不可

掩也堯未嘗有言而布于天下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信其儀刑言行之大雖天地猶將格之而況於人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同人之九五也五與二為應而三四間之二五以誠相同者也三四豈能終間之哉故其始號咷而後必笑以其不可得而間也夫惟以誠同則二人一人

耳兩心一心耳或出或處之不同而其志則同或默或語之不同而其道則同以同心而為事則其利可以斷金石之堅以同心而為言則其言有如芝蘭之臭天下尚可得而間之乎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伊尹之於湯高宗之於傅說成王之於周公先主之於孔明是以誠同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過之初六也天下之事皆不可過而惟過乎畏謹者雖過而無大咎故藉用白茅无咎夫不措諸地而藉之以茅茅之為物固薄矣而有謹畏之用存焉以斯術而行於世尚安有所失哉萬石君父子過宫門闕必趨見路馬必式恂恂謹畏不敢失墜葢得藉用白茅之義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
此謙之九三也夫君子之謙豈有心以求之哉有心
以為之是有希冀存焉非謙也而易於九三乃以為
君子有終吉夫子於繫辭乃以為致恭以存其位何
也夫君子之謙非為有終而後為之也而必至於有
終非以存其位也而乃所以存其位益謙尊而光其
應必至於此而君子則初无心也故勞而不伐其勞

有功而不以為德言其德則戚矣而其禮則恭是謙之所以為謙者也夫惟致恭若此是以位不期存而自存茲非君子之有終者哉周公身貴而愈恭其言有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未嘗以色驕人故吐哺握髮以下白屋之士周公非好富貴者而勞謙乃爾此所以為戚德也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乾之上九也上九處一卦之極雖貴矣而无其位雖高矣而无其民雖有賢人在二而為九五之用則无其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其桀紂秦皇之謂乎易之六爻惟初上无位何也天一乾之始也地六坤之終也乾无一坤无六一六不為用惟四位為之用故二五為正三四為偏此上九所以為无位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

此節之初九也當節之初時未可以有為故欲其不出戶庭然後可以无咎葢言慎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不密不密常起於語言之間一言之輕發禍輒隨之葢有不可不慎者矣故曰惟口起羞又曰言輕則招憂古之人以漏言而取禍者多矣君而不密則失其臣陽處父之死是也臣而不密則失其身祭仲之殺雍糾是也幾事不密則害成唐文宗之誅宦官是

也夫君子之謀事未有所為而先泄其幾則人反得以圖之烏有不敗者哉此慎密不出君子之所貴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義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自乎我有以致之者寇盜之來是豈无因而至哉負且乘致寇至以

負荷之賤而乘君子之車則人皆有不平之心此盜之所欲奪之者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位而傲然自視有陵上蔑下之心則其為盜之所伐亦其宜矣夫有財貨而輕慢其藏者是教之使盜者也有女色而夭冶其容者是教之使淫者也居非其位而為暴慢之事寧不為盜之招乎故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盜不難知也知其所以致之之由則盜之情无所遁矣秦始皇東遊一時兵衛之威古未有也而高祖觀之巳

動其大丈夫當如此之嘆項羽觀之已有彼可取而代之之語然則无其德而有其位則雖千騎萬乘之富豈不適所以動姦雄之心也哉

此章論象之至賾爻之變動當擬議而求之而歷舉七爻以明其擬議之意

用易詳解卷十四

宋　李杞　撰

繫辭上傳二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程氏以此一段合在天數五之上簡編失次是也夫自一至五五行之生數也自六至十五行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

地以十成之言十則五不見故天五退藏而土无定位此大衍之數止于五十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大衍之數說者言之衆矣有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而其一不用為天之生氣者京房之說也有以卦各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為五十而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者荀爽之說也有以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五行氣通減五數而大衍又減一者鄭康成之說也有以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王弼之說也是數說者不可謂無所據然不失之泛則失之鑿如王弼之論是失之泛也如京房之徒是失之鑿也惟其泛且鑿是以皆非的然可信之說以吾考之大衍之數當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求之而鄭氏則求其說而未得其要者也夫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河圖自然之數也然天地五行惟以十為用故乾得九一成十坤得四六成十艮震合得三七成十巽兑合得二八成十坎獨得十共為五十而天五无偶寄於離為虛位而退藏於密五不為用而以十為用此大衍之數實出于天地之數而止于五十者也然而止用四十有九則虛其一而天一又不為用也夫乾无一坤无六一者乾之始六者坤之終故六爻初上无位大衍之數既虛其一以見天一之不用矣而

其揲也又掛其一掛其一併天五不用為六是又坤无六之義也故其揲也止用四十八者天地之成數也天數二十有五中虛其一以二十四為用地數三十中虛其六亦以二十四為用二十四氣所以配二十四數一歲之成焉者也天下之理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乾不用一坤不用六止得四十八焉是一與六不用乃所以斡旋四十八之為有用者也是故揲蓍之法分之為二以象兩

儀掛其一以象三才凡揲必以四數以象四時三揲

而後再扐以象再閏各有自然之數非苟然也然其

所以分陰陽之老少者亦豈無所取哉以四十九而

掛一其存者四十八而已揲之以四是十有二揲而

可周也左手餘四則右必餘四矣故扐其八而謂之

多左手餘三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故

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并其掛者為十三而其所

存者三十六以四數之則四九老陽之數也三多則

并其掛者為二十五而其所存者二十四以四數之則四六老陰之數也一多兩少則并其掛者為十七而所存者三十二以四數之則四八少陰之數也一少兩多則并其掛者為二十一而所存者二十八以四數之則四七少陽之數也七八九六陰陽之數亦自然之理也然而獨以九與六為老者蓋取五行之生數言之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是又不離乎天地之數之妙也天數凡五地數亦五天數五奇一三五七

九為二十五地數五偶二四六八十為三十合奇偶之數為五十有五生成相配无有終窮而變化於是乎成鬼神于是乎行矣陽爻所揲者得三十六四九三十六為老陽乾之策也合六爻則為二百一十六陰爻所揲者得二十四四六二十四為老陰坤之策也合六爻則為百四十有四以二者相乘共得三百六十當一歲之日舉其成數言之不言五日四分之一也合上下經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

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號物之數謂之萬亦舉其成數言之也故揲蓍之法四營而成易謂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也易變也四營而後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成一爻十八變而後成六爻也七八九六揲成八卦謂之小成自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六十四卦皆可以類推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所謂至隱者道也而其所謂至顯者德與行也道雖隱

而能使之顯德行雖顯而能使之神是又蓍與卦之妙也夫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然神以知來則神、者未嘗不顯知以藏往則知者未嘗不神夫如是則可以酬酢天下之變可以祐助神化之功用易而至此又豈獨卜筮之閒而已哉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而其妙則超出乎道德之表學者當深味之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神者變化之所由生者也變化者神之所由寓者也非神則无以成其變化非變化則无以見乎神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夫天下之理有不足以治有治有者必无者也實不足以運實運其實者必至虛者也故易之為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四者曰辭曰變曰象曰占是也然所謂辭者不過言辭而已所

謂變者不過變動而已謂之象則不過以之制器謂之占則不過以之卜筮而已是皆未免囿于形器之末而何足以為聖人之道哉蓋其至虚之中有以斡旋運用于形迹之表是以雖囿乎器而亦可以為道也何者辭變象占四者以實用者也而曰精曰變曰神三者以虚用者也以實用者窒而有礙以虚用者運而无窮此四者之用所以必得夫三者而後可通也是故君子于有為有行之始問之以言而受命如

嚮无間乎遠近幽深之際而遂知方來事物之理此天下之至精而極其深者也參之伍之以成其變錯之綜之以極其數通參伍之變而天地之文由是而以成極錯綜之數而天下之象由是而以定此天下之至變而研其幾者也淡然其无思泊然而无為寂然不動則有无心之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有无心之感此天下之至神而无方者也夫惟其極深故能通天下方來之志惟其研幾故能成天下无窮之

務惟其至于神故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是三者
又豈有形迹之可拘哉故以天下之至精者而尚其
占則卜筮之學造其妙矣以天下之至變者而尚其
象則形器之用不拘于一矣以天下之至神而施之
于四者之用則辭變象占俱入于神矣蓋有是三者
則四者可以為聖人之道无是三者則夫四者亦徒
然而已矣故夫辭變象占猶人之有形也深幾神猶
人之有精神也人无精神則形為徒形易而无是三

者豈不窒礙而不通也哉

此章本旨言蓍數而其妙出乎蓍數之外亦存乎

其人而已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

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聖人用易以應世之學也夫天下有自然之物理惟易有以開其端天下有無窮之事務惟易有以成其變開物成務舉天下之大而覆冒之大易之道不

過如是而已矣聖人之用易也將以之而通天下之志以之而定天下之業以之而斷天下之疑果何所取哉亦取諸蓍與卦爻而已夫周流无窮而不滞于一者是蓍之德所以圓而神者也事有定理而能前知者是卦之德所以方而知者也變易其理而示之以事者是爻之義所以易以貢者也蓍惟其圓而神故天下之志由是而可通卦惟其方以知故天下之業由是而可定爻惟其易以貢故天下之疑由是而

可斷聖人于此奚爲哉入與道俱則以此三者之德洗滌其心而无一塵之累故寂然不動而退藏于微密之境而所謂神與知者與之俱藏而未嘗用也及其出而與民同患則神以知來而來者日新而无窮知以藏往而往者過化而无迹亦不出乎蓍卦之用焉此非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神武不殺斂藏而不自用者其孰能與于此哉是以先明乎天道之无常以察斯民憂患之故興蓍龜之神物以前其吉凶之用

開卜筮之端以教人使人知所趨避而聖人方且以此神知之妙齋心服形遊于清明湛靜之境以為卜筮之本故能以靜而知動以一而知萬以神明其德天下見夫蓍龜之神也而不知聖人蓋有以用之也是故惟能洗心退藏而後可以極神知之妙惟能以此齋戒而後可以致神明之德蓋蓍卦之用雖有以開物成務而神而明之非聖人則有所不可也是故蓍龜先立于此則以之而設卦觀象莫不聽其所取

而時出之隂闔陽闢得其純隂者則為闔户之坤得其純陽者則為闢户之乾隂陽相交一闔一闢而謂之變剛柔往來无有終窮而謂之通以其可見而謂之象以其成形而謂之器聖人制而用之則為法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為神是皆取之於蓍龜而各得其理者也嗚呼聖人之用易其道亦精微矣方其為乾坤也而不有以變而通之則乾坤之用為有窮及其見於象與器也而不有利用出入之神以運之則形

器之末爲太泥故著卦之妙莫妙于變通之神聖人所以作易以前民之用其道豈不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哉

此章論聖人應世之道以著卦爲先而著卦之用以神知爲本而神與知惟聖人先得之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濂溪周子曰无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善乎周子之論也夫太極者形氣質未離之初也方其未離之初混混沌沌不可得而指名故謂之太極當是之時陰陽未分動靜俱泯是豈可得而形容之哉及其朴散而涉于可名于是動而為陽而天得之則輕而清靜而為陰而地得之則重而濁而兩儀于是乎生矣兩儀既判陰陽迭運七八九六岐而為老少而四象又生矣四象既著剛柔相交乾

交於坤而為震為坎為艮坤交于乾而為巽為離為兌六子用事而乾坤退藏而八卦又生矣至其有八卦也因而重之而六十四卦出焉善者為吉惡者為凶得失相形而知所趨避而吉凶又生矣吉凶既生而開物成務以之通天下之志以之定天下之業以之斷天下之疑而富有之大業生焉夫其始也自无而入有而其既有也則愈出而愈无窮聖人作易之妙夫豈以私意為之哉有太極則必有兩儀有兩儀

則必有四象有四象則八卦吉凶大業无往而不有是蓋天下自然之理而一毫無所用其智焉者也故易始為一畫以分陰陽次為二畫以分老少又為三畫以備三才而八卦相錯六十四卦雖未重而其理已具乎其中矣自非深得乎太極之妙孰能推本而求之也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即十三卦制器是也亹亹猶言勉勉也蓋不已之義夫天地化育之功聖人應世之用其亦大矣而以蓍龜為之配蓍龜一物爾而與天

地聖人同其功蓋大易之理之所寓焉者也是故蓍
龜之生非徒生也天以神物而示人而聖人則之聖
人豈取則于此哉凡所以法天地也故天地有變化
之用聖人從而效之在天有吉凶之象聖人從而象
之河洛有圖書之祥聖人從而則之是皆因蓍龜以
法天地之祕初未嘗以私意為之也然則聖人之所
以有取於蓍龜者凡以前民用而已故示之以七八
九六之象告之以爻象文言之辭斷之以吉凶一定

之說使民知其所趨避而无妄動之憂聖人豈徒然者哉河圖洛書先儒論之詳矣今以其數考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其中縱横十五此河圖之數也一六居下為水二七居上為火三八居左為木四九居右為金五十居中為土此洛書之數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十不為用故九宫之內無十十為土之成數而土無定位故十不為用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不用天五在離離為

戊而坎包之坎起于戊而終于已坎得十則五藏其中故天五不為用也十不為用故用四十有五五不為用故用五十要之皆天地之數之所從起也故洛書為河圖之應而河圖為洛書之用昔人謂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其以是耶

此章專言蓍龜神物天生之聖人則之以同民憂患之意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善言易者必得乎言外之意而後可以盡變通之説苟拘拘于象辭之間是徒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者也故聖人以大有之上九明之蓋大有之上九曰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其吉而不言其所以致之由苟徒泥乎言辭之末則泄然而不可攷矣是以聖人推本而論之曰上九之所以吉者六五有以致之也六五之君履信思順而又能用賢是以獲天人之祐助而為上九之吉此蓋自其言外之意求之者也夫聖人之作易也因言以成書而言不盡乎書託意以形言而意不盡乎言故言寓乎文辭之閒而意常出乎文辭之表然則聖人之意豈真不可見者乎是故

立象以盡意而意常在乎象外設卦以盡情偽而情偽常出乎卦之表繫辭以盡言而言終非辭之所能盡是必變而通之鼓之舞之而後不言之利无方之神始有以盡大易之妙矣故王弼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盡意得意而忘象其斯之謂乎

此章聖人借大有一爻以明求易之凡當如此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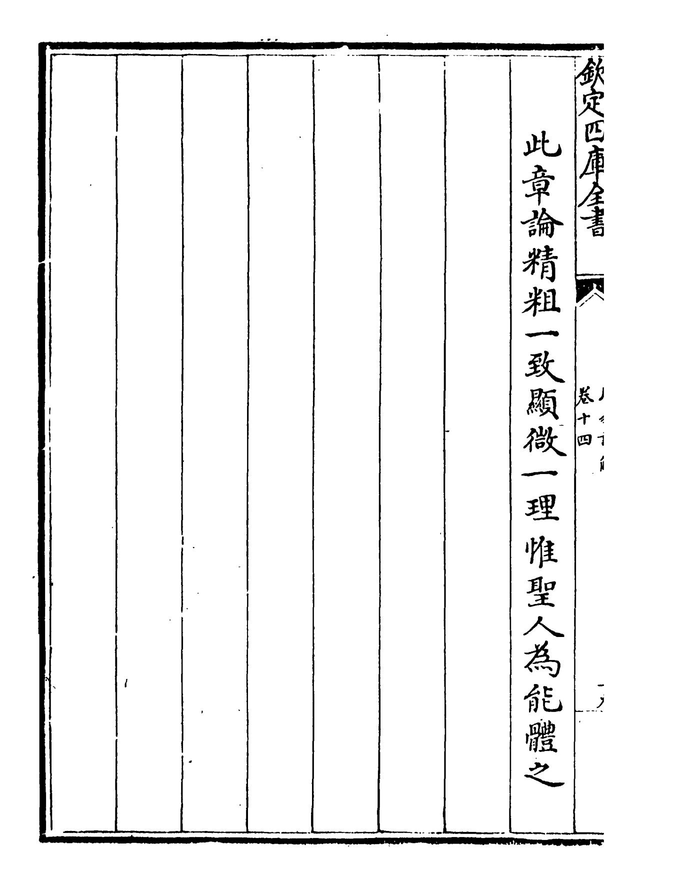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乾坤生于易者也兩儀生四象是易寓于乾坤者也未有天地易理已具故乾坤生于易天地既判易可得而名故易寓于乾坤所以為易之緼奥也夫易與乾坤蓋相因而後見焉者也乾坤成列而易之妙已立乎其中矣故无乾坤則易不可得而見若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二者相

須有不容一闕焉葢易以虗用者也乾坤以實用者也以虗用者是形而上者之道也以實用者是形而下者之器也自易言之則易為无形自乾坤言之則乾坤為有迹是凡涉乎有形者皆可以謂之器也夫道與器非兩物也果蓏草木其中有理瓦礫稊稗其中有道道不離乎器器不離乎道道離乎器則為无用器離乎道則為徒形故乾坤不可以捨易而易亦不可以无乾坤兩者同出而異名而豈可須臾離哉

夫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謂之道可也然舉是二者而推之天下之民則為事業謂之器亦可也故能變通則事業存乎中既有事業則未有不知變通者變通即易也事業即乾坤也而可兩之耶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
卦爻以實用者也變通以虛用者也卦以極天下之
賾爻以鼓天下之動自非變而通之則亦未有能全
其用者矣然卦爻之所以變通者在乎人而人之所
以能明之者在有諸已苟能充其德行于身而不言
而信則因其實以致其虛以其虛而運其實豈不能
極其至神之妙乎



此章論精粗一致顯微一理惟聖人為能體之